

上海通社編

上海研究資料

上海書店

上海研究资料

上海通社編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舟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2 7/8 插页 13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61·1 定价 2.90元

(内部发行)

重印说明

大约有九十多万字的《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是三十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的同仁们写作的叙述、考证、分析上海发展历史以及介绍上海地方容貌和各种事物情况的文章的汇编，它的内容，对于上海的沿革、政治、外事、财政金融、实业、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古今名流，以及气象、地质，无所不包。两集并各载一些历史图照，例如，小刀会的货币「日月钱」，填没以前的洋泾浜（填浜后筑路即今之延安东路），早期翻译西书，曾任《申报》总主笔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的肖像，民族民主运动的著名宣传报刊《苏报》和《童子世界》的书影，等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上海通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艺组合体，它实际上是当时编修《上海市通志》的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在志馆馆长柳亚子先生鼓励、支持之下成立的一个开发上海历史研究的业余组织。这些人，工作时间写通志，业余时间搞副业，全副精力扑在上海历史研究事业的总目标上，形成一股「上海通，通上海」的弄清楚上海历史与现状的热潮。正如柳公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讲句老实话，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馆的关系，

正是孪生的姊妹呢。」柳公还说,「《上海研究资料》表示了上海通社的成绩,同时也表示了市通志馆的成绩,我们是应该何等的欣喜呀!」

「上海通社」社员所写的长文、短文、中文,首先是发表在当时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这份夜报,应「上海通社」的要求,达成协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起,每逢星期四开辟一个《上海通》版,专门登载社员所写的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持续至一九三七年冬上海在全面抗日战争的初期沦陷于敌掌以后,市通志馆解散,「上海通社」相应中断为止。因此,「上海通社」与《大晚报》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大晚报》的负责人说过这样的话:「《大晚报》与《上海通》有着母子般密切的联系」,而把它自己处于「稳婆」(接生婆)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夏初,「上海通社」的历史研究的活动,除了在《大晚报》上出版《上海通》周刊以外,社员们还应这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广播电台(呼号XGOI)的邀请,担任一个播音节目,就是分题播讲上海发展史。讲稿除了通过电波播送以外,还分别在上海几家报纸上发表。本书续集中「演讲」一栏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在各个报纸上发表的播讲稿。

「上海通社」发表的地方史的文章,因为在史料依据上有市通志馆收藏的丰富的图书、档案、第一手的调查报告等为凭借,所以内容着实,纪事新鲜,而写作上因非史

志的正式撰著，采取任意式，所以笔调活泼，富有风趣。当周刊风行以后，希望分类汇编成为手册，作为一部「小地方志」来使用的呼声日高，于是得到上海中华书局的支持，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了本书的正集（收录了一九三五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前载柳公亲笔书写的序文四页；接着又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版续集（收录了一九三七年初以前发表的文章）。

对于了解上海的过去以及抗战前夕的上海现状者来说，这两本研究资料仍然有相当的用处：在提供历史资料、数据方面有用处；在阅读欣赏方面也有用处；书中对于名胜古迹的描写、考证和调查在旅游事业的参考上更有用处。由于两集的原印本在今天已很难得到，所以我们征得原出版者的同意，把它重印出来。

书中的文章写于半个世纪以前，个别地方的措词、提法，有不恰当的；对于当时的市政建设等，有所美化，并不合适。因为是部旧著作，又是影印重版，不加更改，读者当是能够理解的。

还有必须指明的，书中有些篇章涉及帝国主义侵略、租界形成与扩张的，其立场、观点是很鲜明和正确的，根据充分的史实，捉住问题的核心，作出细节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狼子野心、鬼蜮伎俩。这对于我们回顾历史上受欺凌践踏的痛苦时代，认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貌，激发爱国主义的精神，振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的决心，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正、续两集各篇的作者，都能在每册后附的《著者索引》中检索出来。它也表明了，所有这些作者几乎全是上海市通志馆前期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仅有二人是例外：正集中的吴企云，她是编辑部主任徐蔚南的夫人，续集中的孙鉴所作《明褚东汀铜墓志书后》则为特约之外稿。著者中的秋山、木也、吉里是笔名，也都是前期通志馆编辑部中的人。所有这些作者，经我们最近了解所知，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绝大部分已经去世，现尚健存而在大陆上的，有吴企云、蒯世勋（现用蒯斯曛之名）、胡道静三人。只有个别的人踪迹未明。

上海书店 一九八四年一月

上海研究資料叙

上海市通志館開辦到現在，已經有
三个半年头了。最初為一年可以
定稿的計劃，現為是覺得非四年
沒有辦法。——注意：這是計劃，
並非定本——為什麼這樣的遲緩
呢，我覺得我們的功夫是太渾鈍
而同時也是太廣出了。這四十萬

字的上海研究資料，出我們的編輯部中正是九牛之一毛呢！

上海通訊是徐蔚如黃靜山兩位先生所撰起的，也是編輯部新的同事的意見不多完全加入。請向該處談，上海通訊和市通志館的關係，正是學生的姊妹呢。這四十萬字的上海研究資料，表市、上海通訊

的成绩，同时也表示一个交通会的
成绩，我们是应该何等的欣
喜！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这
四十页字的附录，都是交通会编
辑部同人辛勤的工作品。我希望
读者诸君欣赏我们的成绩，尤其
希望读者诸君能进一步了解我们

幹革命新的精神！

中央，不週以的坎多，還須諸君
諒察，以指導，不勝感禱之至！
是為敘。

不宣，一二，二九，五子。

葉序

我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知彼知己」，我近幾年來，屢次發表意見說：不但不能知彼，而且不能知己，所以與外人接觸，無往不敗。因此苦勸國人：一、多多的游歷內地；二、多多的搜集史實。這幾年來游歷內地的人，漸漸加多，而且有很多調查資料介紹給一般民衆，這是很可喜的現象；但注意一切史實的，仍舊不多。我國人雖是一種善忘的民族，又習慣忽略事實，（如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之類。）但可以供參考的資料，實在亦並不少，不過沒有人去蒐集、整理、保存，以致逐漸失散。二十年來許多學者對於晚明史料，清文字獄史料，太平天國史料，漸漸知道他的重要，但對於許多近數十年有價值的官廳、社團、及私人的檔案、記載，却一面聽其毀失，不能不說是矛盾。蓋世界是遷流的，今日的事，明日便成史實，如不保存，便無法可以追述。我國人往往重於考古，而輕於知今，尤不知過去之最近者，與現狀有極密切之因果關係，以致當前的記錄，尙多失實，已往的追溯，更屬杳茫，所以演成不能知己的現象，這是無從諱言的事；不過知己兩個字，本甚不易，譬如一個人終日循例吃飯睡覺，是否就可以說你

知道吃飯睡覺，本係疑問，不過，知道若干，總比完全不知道爲好而已。

我住在上海已有七年，連以前過往勾留，總共亦有十年，但上海之爲上海，我知道的不到百分之一，但連我這樣都趕不上的，仍舊甚多，這不能不說是不肯留心，但亦因缺少一部比較可靠的書，所以考查起來，十分困難，坊間那些粗製濫造的書，又多訛說，不能據爲典要，近年上海市通志館出了各種刊物，蒐羅很廣，亦很有用，這是很可喜的事。現在又看見上海通社新出上海研究資料，把我們想知道的事，一一羅列，而且都很有選擇和根據，我敢說這是很可以供應我們的需要的，雖然不能說是一部完善的著作，但比之一般的上海指南，上海一覽等等，確是迥乎不同，很可以做知己的一個大幫助，因此我很願把他介紹給上海人們，和願意研究上海的人們。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 葉少雲

凡例

- 一 本書係將本社自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起在大晚報上海通週刊及各報等陸續發表之各種文字加以取捨、修訂、彙印而成。
- 一 本書編次，分爲寫真、事物原始、氣象概要、政治、地政、租界、學藝、宗教、金融、工商業、交通、建築、新聞事業、體育娛樂、風土、人物等十六門，俾便於檢查。
- 一 本書所列各文，如有時間性者，皆在篇末註明寫作日期，以便查考。
- 一 本書所列各文中之紀時，均以公元爲主，下註中曆，但因事實上之困難，偶有例外。
- 一 本書各文之材料，爲整個上海通社所搜集，但材料之整理，由各社員分任，故於書末附著者索引，以明文責。

明萬曆曹湖廟碑

曹河廟，在曹河涇，明代稱曹湖廟。創建年代已無考。至嘉靖間里人張道用不忍古廟之湮廢，乃創募重修，於一五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明嘉靖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建成。迨一五六九年（明隆慶三年）復由道友等拓地二畝餘，至一五七三——八〇年（明萬曆初）再修，張道用爲之勒石。該碑現尙存廟中，惜保存不善，已大半毀壞，字蹟可辨認者甚少。原碑高九十三公分，廣三十六公分，左圖爲該碑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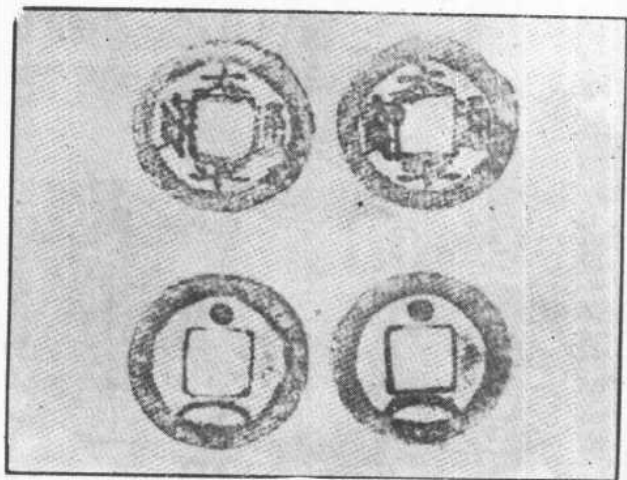


清嘉慶百步橋碑

百步橋在龍華橫跨於龍華港之百步塘上故名百步橋。始建於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間（明萬曆間）再建於一七八〇年（清乾隆四十五年）至一七九九年（清嘉慶四年）又由里人徐思德倡募重建。閱四年後至一八〇四年（清嘉慶九年）始由錢塘何琪爲之撰記勒石。該碑原高一公尺四五公分，廣七三分，碑額高三三分，共十五行，每行四十字。現尙存於百步橋堞之施相公廟內。左圖爲拓本之一角（請參閱交通門龍華街市講話）。



小刀會日月錢



小刀會，係反抗滿清之太平天國之支派，於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佔領上海縣城，共十又七月，除力抗清軍外，復努力政治建設，惜以無後援而覆亡。當時會鑄有銅錢，正面鑄「太平通寶」四字，反面鑄日月花紋，人稱之曰日月錢。

馬劍大洋錢

上海研究資料



四

申曲小珠天中
屢屢提起之馬劍大
洋錢，係西班牙銀幣，
有大小兩種，因幣面
有武士執劍馳馬之
圖案，故俗稱馬劍，而
面積較墨西哥銀幣
為大，故稱大洋錢。乾
嘉時代輸入上海，上
圖為拓本，大者係一
七六三年（清乾隆
二十八年）造，小者
係一七八〇年（清
乾隆四十五年）所
造。